

花香道中

张世鹏

冬日渐至，风开始变得寒冷，远方的翠色隐约褪下，项目部却传来花香。细嗅，寻找，原来是路旁的一排月季花，此时，盛开正旺，满路芬芳。

月季一朵一朵地开，胜在数量极多，千百朵花一齐绽放，也是一番壮观景象。正如工地现场，一个人的力量在巨大的工程量面前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了千百个建筑工人的共同奋斗，再大的工程也能一举拿下。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铁路通达四方都离不开千千万万建筑工人的辛勤劳动。当工程完成，每一个建设者都嗅到了奋斗后的清香。

月季颜色鲜浓，自布满尖刺的枝干直冲向天，如同历经磨难最终胜利的冒险家。那浓郁的香气既是它向世间展示自己的证明，也吸引着人们去寻觅它的踪迹。人生也应如月季一般，在静谧中提升自我，在收获的季节展现自己的风采。即便阻碍重重，也不能放弃散发“香气”，心藏真金，定有被发现的时机，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世界之大，出类拔萃者数不胜数，他们都身怀一技之长，在自己的领域引领风尚。

项目部旁的月季花道，静谧又安详，像一位慈祥老者观察着世间百态，为需要的人们送去馨香。月季花从不吝嗇自己的香气，在绽放的季节尽力散发自己的香气，香得尽兴，香得自在。冬天多寒气，百花少有开放，而正是能长春不败，月季在此时便独领风骚，在百花尽退之时绽放。人生寻路，意在桃花源。多少人沉浸在安乐窝中，生活如一场迷梦，这自然是一种生活态度，但心中有丘壑，眼中有期许的人们不会停留在此。为寻找桃花源，劳动者们披星戴月，用双手和汗水为自己打拼出一个未来。山谷密林，高原海滨，建筑工人的身影遍布四方，他们在无人处默默耕耘，当工程完成，又默默离去，而最终为千千万万人留下了桃花源。

夜幕降临，路灯下走过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他们忙碌奔波，脚下生风，影子被灯光拉长，像一排排巨人走过。空气中月季花的味道，那么浓、那么香，是给在冬日里，继续在施工现场挥洒汗水的劳动者最好的礼物。

清白

鲁颖

一场浩大的雪降临在这里
胶东的脊梁愈显坚挺
而缺乏倾轧的柔软
都被堆砌起来，隐藏着

该是到了平反的时刻
无论是否存在审判的铁锤
我必将执拗地争执
面对这所有的质疑和污蔑

是该点燃炉火了，已然是凛冬
在这毫无遮拦的海的眼眶上
我们赤膊着相奔，用纸笔
点燃这彻骨凄冷的清白

山不再是雄壮巍峨
水不再是浩瀚奔流
这洁白将一切吞噬
银装素裹，万里如一

我们终于可以恬适
无需警惕任何的威胁
雪是这世间唯一的天秤
日月分立两端对峙

清白是此刻唯一的证词
你我是最后待宰的羔羊
日出之后一切如旧
鲜血、冰凌和列车

死去的麦穗在锅汽中重生
活着的理想在酒杯中假寐
横冲直撞的，引人笑柄
是我们奄奄一息的清白

项目部传来渔鼓声

袁磊

十月末，南京分公司丰县书院项目部来了一位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青色大褂、脚登圆口布鞋的“大咖”，他叫曾宪启，是丰县渔鼓传承人。

虽年过古稀，但他精气神儿倍好，尤其是唱起渔鼓来，吐字清晰圆润，声音洪亮有力。

丰县渔鼓原为道士化缘、传道的一种说唱形式，被称为“道情”，流入民间后曾一度叫作“道情渔鼓”。演唱渔鼓俗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道白多用方言，说起来抑扬顿挫；唱腔充满激情，婉转悠扬，行如流水，极易吸引听众。演出开始，一般以四句诗为开场白，继而说一番客套话“打圆场”；一场演唱终了便以“书到交关拦一板，单等下场接着听”收场；演出终了，由当地负责安排演出场地、派饭的“排官”，给起些粮食、收些零钱作为酬劳。后来，这种古老的传统曲艺，逐渐演变为当代年轻人的兴趣爱好，不再是单纯地为讨生活而演奏。

那一日，曾宪启老人左手竖抱渔鼓，右手击拍鼓面，为项目部员工演奏《朱氏割肝》。此曲是写大媳妇崔氏刁滑毒狠，三媳朱氏孝顺贤淑。婆婆染病后，崔氏挑唆作祟，逼朱氏割肝为婆婆治病。朱氏割肝身

死，观音点化救活。崔氏作恶，被雷电击毙。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曾宪启老人用他那种独特的演唱方式带给项目部员工精神上以愉悦和欢欣，让大家在渔鼓声声中感受着真与善的美好，从内心摒弃假、丑、恶等行为。

听着曾老先生时而低婉，时而高亢的演奏，员工们久久地沉浸在沉郁苍凉的韵律里。

“曾老先生真是厉害，虽无华丽的舞台，但是他手拿渔鼓和简板，往那儿一坐，就可以演奏出一曲千古绝唱来，简直太令人震撼了！”

演奏完毕，大家纷纷叫好！

对我而言，在欣赏、聆听到曾老先生精彩演奏的同时，更是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浮躁的心也渐渐沉淀下来。

“如果大家喜欢听我唱，有空我就来咱项目部，《韩湘子讨封》《粉妆楼》《回龙传》《蒋世龙夺伞》等好多好听的曲子，一一唱给你们听！”

说罢，曾老先生微笑着起身，在大家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走出项目部。

曾老先生以后一定要常来啊！我在心里期待着。



“险远处”见“非常之观”

叶周全

前段时间，为了一睹泰山日出胜景，我选择在夜间徒步登山，抵达山顶，在凛冽寒风中漫漫等待，直至远处地平线与天际线之间逐渐泛出微光，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日缓缓上升，霞光映射在石壁上，金黄而耀眼，好似“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面对如此奇观，不禁想起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诚然，要想欣赏到“非常之观”，就要去“险远处”，而想到达险远处必然要付出“非常之功”。

观景如此，人生之道路亦是如此。何为“险远处”？就是人们所不能轻易到达的地方，于人生道路而言就是困难挑战的境遇，而“非常之观”就是战胜这些困难挑战之后所带来的收获与成长。

当今社会，多元化愈发凸显，包容性越来越强，青年人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选择一成不变，温水煮青蛙式生活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看到“非常之观”，那就必须跳出生活的舒适圈，敢于去探索，敢于去“险远处”。

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可能性是被不断创造的，虽然到达“险远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沿途总是会有各种挑战，甚至是十分艰辛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定信心。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必然能到达“险远处”，体验惊艳的“非常之观”。

我们虽憧憬着生活的美好，但遇到挫折是必然。在征服“险远处”道路上，不免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那不妨暂且休息，待到达到自在从容、达观豁然的时候，再去那“险远处”，必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渐行渐远的“固话”时代

高至森

第一次见到固定电话，是上世纪九零年代后期。那时，开小卖铺的邻居家请人装了一台黑色“砖块”，从长辈们的口中得知，那就是电话。电话装好后，邻居家门前多了一块写着“公共电话”的广告牌，打一次电话需按时间收取1至5毛钱的费用。

村民将固定电话简称为“固话”或者“座机”，使用时只需按动上面的数字，便可与远方的亲人、朋友对话。当然，彼时固定电话安装费用昂贵，也是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

我们家在当地，生活算得上小康水平。不仅在村子里率先盖起了楼房，还装上了一部红色固定电话。年幼的我第一次拿起电话话筒时，既紧张又兴奋，尤其是听到话筒中传来“嘟嘟”的声响时，更是吓了一跳。看着我一脸惊恐的模样，父亲笑着打趣我，道：“那声音，是电话自带的提示声，何惧？又不是枪声炮弹。”听罢，我不好意思地摸摸头，紧接着又拿起电话一阵摸索，研究。

固话虽然功能单一，却是当时最好的通讯工具，每次与外地的亲朋好友们联系时，坐在家中的我们，情绪也会随着电话那头的声音而波动着，时而兴奋、时而激动，偶尔还会略微有些小失落。喜欢接听电话，也喜欢抄写电话号码，巴掌大的电话簿上，前页写着各地固话区号、“问候语”大全，后面的空白页，才是户主姓名与电话机号。为了方便与外联系，我把当时家中有电话的亲戚，号码全部抄在了电话簿上，足足记了一整本。

不过，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几年之后，按键手机便迅速在乡村普及开来。又几年，纯触屏智能手机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用智能手机，不仅可以直接与家人通话，还可以视频聊天，朋友圈更是热闹，发日常、展才华、秀厨艺等等，五花八门，随时可以了解到亲朋好友们的生活近况。渐渐地，家中的固话成了一个摆设。

从固话到手机，从按键到触屏，科技和时代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何时，依然感激固定电话，在远去的旧时光里，它曾为人们架起了一座思念的桥梁。

踏莎行 山南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李烨

苍翠青松，迷离芳草，霏微冬雨无时了。
陵园默默祭英魂，鲜花铺满莹前道。
犹刻碑文，自成华表，红旗拂拂飘清晓。
江山稳固属中华，永垂不朽生民保。

铁路修到乡人心坎上

吴慧

去年，广场舞的脚步
还占据着村口
今年，盾构机、塔吊、碾压机
热闹进场
未经雕琢的铁路啊
在乡人眼里相继出现
阜淮铁路
从钢筋水泥中诞生
它是温情的存在
柔软得如同遍布周身的
毛细血管
那汨汨涌动的血脉
让省城的心
跳动在乡村的胸膛上

建设中的阜淮铁路

